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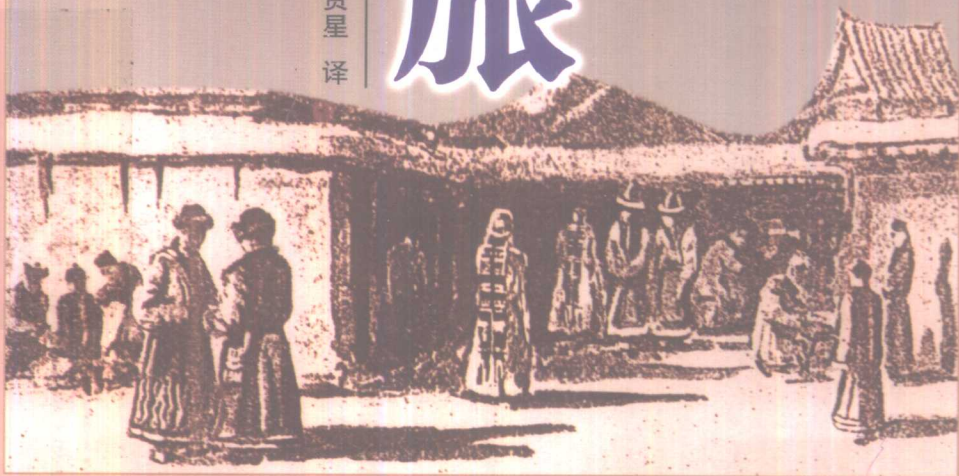
亚洲探險之旅

● 新疆人民出版社

# 死城之旅

[俄]

科兹洛夫 著  
陈贵星 译



亞洲探險之旅

●〔俄〕科茲洛夫著 陈貴星译

# 死城之旅

新疆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城之旅/(俄)科兹洛夫著;陈贵星译.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9  
(亚洲探险之旅)

ISBN 7 - 228 - 05990 - 5

I. 死… II. ①科…②陈… III. ①探险 - 内蒙古 - 1908  
②科兹洛夫 - 生平事迹 - 俄国 IV. N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8836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印 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80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 000  
定 价 18.80 元

## 总序 李 岱

公元 1486 年，一个名叫巴托罗缪·狄亚斯的葡萄牙人乘船第一次航行到今天的非洲南端。他把他登上陆地的地方叫做“暴风角”。回去后，他向国王汇报，国王说：“不，你发现的不是‘暴风角’，而是‘好望角’。”1492 年 10 月，一位名叫哥伦布的意大利航海家想从地球上找到富饶的中国、印度，但他的航船却意外地撞到了今天的美洲大陆。1519 年，费尔南多·麦哲伦从今天的西班牙横渡大西洋，第一次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环球航行，探寻到一条从欧洲到美洲，从美洲到亚洲和非洲的交通线路。于是，这些人便被认定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探险家。历史学家把哥伦布看作是“新大陆的发现者”，把麦哲伦称作“最伟大的航海家”。虽然，麦哲伦最终以他的暴行被菲律宾人杀死了。

人类社会之所以进步、发展、提高，重要原因是人类总在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各项探索。狄亚斯、哥伦布、麦哲伦所进行的也是一种探索。这种行为就是走前人从未走

过的道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去探寻目标。因为这种行为总伴随着自然或人为的危险，所以，人们又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探险”，把从事这类活动的人称之为“探险家”。

纵览人类的探险史，我们会从中发现探险家的目的、动机甚至机遇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如果我们摒除探险家各自的目的和政治动机，单纯从他们的成果和记录下来的知识而言，我们就会相信，探险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哥伦布、麦哲伦这些人的探险活动，其结果是促进了各大洲之间交通的发展，加速了世界各大洲之间的互相认识和了解。

世界认识亚洲、亚洲认识世界，同样首先是通过一批有勇敢精神的人们的探险活动而实现的。特别是世界对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所历途径，都是一样。第一个来中国，并且把中国文明介绍给欧洲的人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那时是中国的元朝。而在这之前，中国晋朝的大僧人法显已经从陆上沿着“丝绸之路”，走到了印度各地及今天的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从海洋上漂到今天的山东半岛。他的动机是取经和参佛，但他身上所具备的却是探险精神。公元7世纪，我国唐朝的、至现在还被世界津津乐道的大僧人、大法师玄奘又沿着前人的足迹，踏上所谓的“死亡之海”、“高原禁区”，以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千难万险地从长安走到印度半岛的最南端，历经十三年，然后又回到唐太宗李世民治理下的中国长安。中国

的旅行家、探险家的著作，给中国提供了认识外界的知识，甚至还给印度人认识他们自己的历史提供了连他们本国也没有记载下来的实录。请看，事物的因果关系岂不是十分明白吗。

人类依靠自然的生存环境而生存、繁衍。一个群体，最初形成在一个环境优越的地方，他们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部落、一个民族。他们被海洋或者高山、大川隔绝，外界想触探他们那儿，就要探险；同样，他们要了解外部世界，也要探险。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人们从电视上就可以看到在法国举行的'98世界杯足球赛现场直播，与法国人共同欣赏足球明星漂亮的射门。但在人类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的那些年代，不通过探险是绝对了解不到另一个天地的真正面目的。大至一洲与另一洲，小至一国家与另一国家；此一地到彼一地，此一族到彼一族，应该说都是这样的。探险家的实地访问记就是那个时代的“现场直播”！到亚洲大陆各地进行过探险，并且写下探险记录的那些人的著作，也是被考察地区地理和人文景观的“现场直播”。

19 世纪的下半叶和 20 世纪的上半叶，特别是 20 世纪的头一二十年里，是亚洲探险的又一个高峰期。在探险者之中，论洲别有欧洲人、美洲人和亚洲人；论国别则有英国人、普鲁士人、瑞典人、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匈牙利人以及日本人等；论探险者们所从事的专业，则有考古学家、登山家、动植物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僧侣、地理

学家以及记者、旅游者等等。他们的足迹所至，东起库页岛，西到伊朗，北到西伯利亚的南部各地，南至缅甸、印度北部。我国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以及云贵高原无不成为他们探险的目标。这些地方的名山大川、荒漠戈壁、少数民族聚居区、古代城镇遗址无不印下那些外国人的足迹。其中，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古代欧亚大陆桥沿线各地更是探险家们竞相追逐的热点地区。通过这些人的探险和发掘，一批高山被征服了；一些被称之为“生命的禁区”的地方被他们越过了；哈拉浩特、高昌、交河、楼兰、尼雅等一批古代城镇或烽燧遗址被他们挖了又挖，掘了又掘；敦煌莫高窟、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库车的库木吐拉千佛洞等佛教艺术洞窟被他们考察了个遍。成千上万的文物被发现或挖掘出来。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一举成名，一鸣惊人，成了当时轰动世界的人物；有的人被本国、第二国甚至第三国聘为院士之类的专业职务，甚至为他铸造了纯金像。主要原因，说简单一点就是此人探了“险”，得到了他们国家官方或私人无法得到的知识。

从事物的本质上看，亚洲当然是亚洲人的亚洲，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亚洲的社会进步是亚洲人应当做的事情，中国的发展也只能由中国人推动。今天的亚洲已经不是八九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以前的亚洲，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或北洋军阀那个时代的中国。但是，今天的亚洲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今天的中国包括中国的各

个边疆地区也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那个时代的亚洲是个什么样子？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的边远地区是什么样子？这就不能以今天的繁荣去推测了。比如拿丝绸之路重要路段的塔里木盆地而言吧，今天的塔里木盆地四周城镇林立，绿洲连片，有高等级的公路和方便的食宿。那么，当年呢？当年是否也是这样的繁荣和发达呢？对此，今天的我们无论是谁也不可能用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那么，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呢？办法只有一个，去阅读研究专著和探险家的见闻吧。而学术专著并非普通人能读到或读得懂，而探险著作就不同了，它大都是见闻、历程的直接记录，好读、有趣、易懂。对于学术界人士不可或缺，对于普通求知者也不是天书。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来亚洲探险的探险家们，大多数人都有大块大块的文章，一大部一大部的著作。他们的著作记的都是他们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事物。从回首过去、增长知识的角度来说，这些著作都是难得的资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著作翻译成中文者为数极少，我们所见者仅系凤毛麟角。为了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知道昨天亚洲各地区，特别是让读者能够广泛地知道昨天的我国各个角落的社会状况和地理景观，我们决定组织一定人力，投入一定财力，把一些比较好的亚洲探险著作译成中文，奉献给广大读者。

亚洲探险的著作很多，语种各别，优劣不一。我们所选者皆是那些严肃认真的，知识性、科学性较高的。总



之,我们并不是白菜、萝卜一把抓,而是尽量选择其中的最精彩者。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探险者的看法和我们并不相同,或者不完全相同,我们认为这无关宏旨。我们现在不也是经常要听一听外国人是怎样看我们的,那么,我们听一听昨天的外国人对昨天的我们说些什么,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相信,这样看待问题,我们的读者和我们是一定能够取得共识的。

傍晚时分，一位年轻人在工作了一整天后，走出了他为之工作的小酒店，疲累的一天结束了。他舒展着自己的四肢，像平常一样缓缓地散着步，充分地享受着这属于自己的最美好的时刻。忽然，背后有人问他：“年轻人，你在这里干什么呢？”他转过身来，目光像磁石一样紧紧盯住了眼前这位身量魁岸的中年人，这不正是他在书中早已熟识的伟大的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吗？年轻人激动起来：“我想，在遥远的西藏，夜晚一定更为美丽，可我有机会看到那一派洪荒的高原吗？”这是一句发自他内心深处的感慨，这句话给普尔热瓦尔斯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时值 1881 年，普氏刚完成第三次中亚探险，正在斯洛博达自己的乡村别墅中居住，他们不期而遇，年轻人见到了自己崇拜已久的人，也就是这次邂逅、这次机缘，一个偶然的契机，成就了年轻人今后的一番作为。

这位青年就是还不到二十岁的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1863~1935年)。他出身于俄国斯摩棱斯克省霍夫希施那镇的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代的他常常帮家中做事,定期把家畜从故乡的顿河边赶往集市上去,这练就了他的胆魄。这是一个耽于幻想的孩子,他喜欢这样的旅行,他在后来写道:“我的生活道路就是这样开始的……我常梦见遥远的国度,梦见坦荡如砥的原野。我向往着旅行。”科兹洛夫小学毕业后,由于家道中落而到斯洛博达酒店工作。但他并没有中断自己的学习,他继续学习师范课程,喜爱读旅行记,尤爱读在当时名望已很高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著作,他从书中的照片上,已认识了普氏。

普氏发现,科兹洛夫几乎就是自己年轻时的翻版:勤奋好学、昂扬执著、向往未知、大胆能干。很快,普氏将他吸收进自己的探险队中,让他充任自己的助手,一道完成了普氏的第四次中亚探险,并在此次探险结束后推荐其到彼得堡军官学校学习。1888年,已是少尉军衔的科兹洛夫参加了普氏的第五次中亚探险,但普氏却倒在了这次探险的出发地——伊塞克湖边,科兹洛夫承受了一次巨大的打击,他曾这样写道:“泪水夺眶而出,撕碎了我的心,我无法忍受这种悲痛……”在这次行动中,他与队员们齐心协力,按计划完成了探险任务。此后,科兹洛夫又参加了两次他人率队的中亚探险活动,走遍了西部、北部地区。因而,专家指出,科兹洛夫比以往任何一位研究者更熟悉中亚地区及其居民,熟悉当地奇异的民风民

俗，熟悉他们的生活习惯及生存方式。

1899年，科兹洛夫首次亲任探险队队长，抵达了黄河河源，并在卡姆人的聚居处展开了考察工作，这次探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受到了上级的嘉奖。1905年，彼得堡出版了其数卷巨著《蒙古与卡姆》，为此，他获得了俄国地理协会的金质奖章并被推选为该学会的名誉会员。

科兹洛夫常对别人讲：我有一个游牧民之魂。关于这一点，在《死城之旅》一书的开篇读者便能领悟：“远方令游牧民族魂牵梦系啊……定居的生活对于旅行家，犹如鸟笼之于酷嗜翱翔的鸟儿。”该书写于他再次率队从蒙古、青海归国后，书中对事实资料明晰的分析、严谨科学的阐述，特别是字里行间兼具一种俄罗斯抒情的优雅，令人不能不折服。

同许多探险家所具有的禀性一般，科兹洛夫并不愿坐享安逸的生活。1907年底，他又一次组织了“死城之旅”，这已是他第六次踏上这片广袤的土地。同他的恩师普尔热瓦斯基一样，他也几乎是为探险所生，亚洲大陆纵深处那辽远迷茫、秘而不宣的广原漠土时时牵动着。谁能料到，这次探险的成果，达到了他事业上的巅峰，是他探险生涯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这次探险目标原定为蒙古、青海及四川的西部和北部地区，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预料，没有列入计划的西夏故都死城哈拉浩特的考古发掘，使他声名鹊起。在他横穿荒凉的蒙古南戈壁时，心中不由地念叨起哈拉浩特来。14世纪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提到过

这座城市；俄国已故探险家波塔宁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及过死城哈拉浩特，但他却未能一睹死城的风貌；继波塔宁之后的奥布鲁切夫甚至不曾接近过死城；上次蒙青之行，他四下打探，亦未得到分毫有关死城的消息。眼下，在科兹洛夫心中滋浮起一缕渴望，他以虔敬之心寻求圣地神迹。这次不同于以往，考察队自抵札萨克图汗盟起，便沿途打问，当地人或多或少肯定的消息，使科兹洛夫的胸腔中漫荡起欢愉之情，他们沿着额济纳河东支向下游走去，加快步伐，走进了巴丹吉林沙漠。在焦燎般的灼热中，杂沓的蹄声，使这片荒莽之地愈发落寞肃杀，没有人愿意充当他们的向导，当地人很害怕走近这座死城，越是这样，哈拉浩特越牵系住了他。

是时，科兹洛夫全部的注意力和想像力全在这座古城上，这使他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钻进哈拉浩特神秘的心脏里去”。1908年3月19日，他们带着当地领主为他们找来的最好的向导巴塔老人一道前往这座死城……不久，半为流沙所没的古城已可目见了，科兹洛夫想着自己脚下的这条道路，曾是古人前往已成远古遗迹的哈拉浩特的通途，一种站于历史之上的感觉流涌而出。终于，他走进了死城，古老的商贸大道、将军寓所、街衢巷里历历可数，那层层叠摞着的土墙显出的厚重及历史纵深感震慑住了这批闯入者。

古城残缺而宁静，它果然默契地迎合了科兹洛夫期待的视野，它的文采风流依稀可辨，镂刻着岁月之痕的建筑、雕塑、壁画残部、向人们述说着它的荣辱兴衰。科兹

洛夫登上街巷交口处的高台，整个城市错落的布局尽收眼底。辽远的天空是这样的旷达，他们的内心是这般的活跃，他迫切地想了解城中的居民及城中曾发生的故事。这样一座城市又是如何破败的呢？

在他们抵达这座古城不到一个小时，古城便被搅扰得尘土飞扬，挖掘、测量、绘图工作紧张有序地展开。这次挖掘，他们获取了一些布画佛像、西夏文手稿、铜币、女性饰物等形形色色的文物珍品，这些东西竟装了满满十余箱。科兹洛夫把玩着一个精美的小铜佛，满足地想，这一切都将与他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一定要火速将这些珍品赶紧寄回本国。科兹洛夫与死城依依惜别，他隐隐感到自己与哈拉浩特之间已“建起了某种内在的、牢不可分的精神联系”。“再见了，我们的哈拉浩特！”这是他离开死城之后一直默念于心的一句话。

从哈拉浩特出来后，他们抄近道直奔为流沙所围的定远营，在定远营稍事休整后又向青海湖进发了。沿途，依然是蒸腾起蜃气的沙地，空中摇曳流动的气体将不知处的景物托起，悬浮成一处诱人的海市蜃楼，荒原上的一切似乎都与人们过往的经验相左。越往南空气越润泽起来，他们在经过数不清的小井、数不清的寺庙、数不清的农田和草地、数不清的山川峡谷之后，终于到了西宁，顺路他们又参观了佛教圣地塔尔寺。他有幸读到了寺藏编年史，将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有关传说摘录了下来，这位备受世人尊崇的圣者有着极为生动的故事，这些传说成为科兹洛夫向外界讲述藏传佛教的一个教材。

科兹洛夫观察得十分仔细，时间不长，他已将寺的结构、寺中的建置、寺内僧侣的日常生活搞得很清楚了，他们好奇地在寺庙周围转来转去，内中嗡嗡营营的念经声，鼓、钹有节奏的响声，令他们疑疑惑惑的，却也有一种触动。

在丹噶尔的市场里，他又被混杂于人群中漂亮的唐古特女人所吸引，这些女人的服饰真是非同寻常，让观望者瞠目结舌。美人娇媚而不妖冶，沉静而不张狂；更有那唐古特骑手威武地骑马疾驰而过，草原之子那高昂的头颅，优美的身姿让他们赞叹不已。

考察队终于看到了贞洁纯净、舒展俏丽的青海湖。碧蓝的湖水微波激荡，乳白的浓雾浮于山腰，山顶上是厚实的白雪，清澈得令人惊讶的空中笼罩着一种庄严的沉寂，兀鹰不时掠过头顶，大自然因它们而生机勃勃。在青海湖区，他们将考察的重点放在了海心山(奎苏岛)上，队员中的两个人用粗帆布小船成功地登临了湖心岛并在岛上遇见了仅有的三个离群索居的苦修僧侣，窥见了他们不为人知的隐秘的生活。在这之后，他们又到了贵德、塔尔寺、安多高原深处。也就在安多，他们接到了俄国地理学会“应将所有的精力放于死城哈拉浩特之研究上”的指示，改变了原考察四川盆地的计划，踏上那片富庶的宝地的梦幻被打破了。既已到了安多，不去拉卜楞寺将遗憾无穷，因而科兹洛夫决定利用冬季两个月的时间，边打猎边向拉卜楞寺进发。但他却不曾料到，当地居民并不欢迎外来者的深入，一路危机四伏，几次冲突使他们枕戈待

旦，神经高度紧张。终于，他们历尽艰辛地抵达拉卜楞寺，又巧遇拉卜楞寺隆重的节庆法会，拉卜楞寺聚集了数以千计的香客，科兹洛夫他们看到了整个庆典过程。多么不同的文化传统、精神世界，这一切又靠着各种形式来支撑，外来者如何能理解这一切呢？

在拉卜楞寺滞留期间，科兹洛夫从当地人那里得到消息说达赖喇嘛已莅临塔尔寺，这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当即决定前去拜谒，以巩固他们曾于1905年在库伦（乌兰巴托）相识的印象，那时，达赖喇嘛为躲避侵入西藏南部的英国军队而到了库伦。科兹洛夫不放弃任何与这位佛教最高领袖结成私交的机会，他安排探险队在兰州等他，他只带了四个人前往塔尔寺。果然，他又一次见到了达赖喇嘛，二人重叙友谊。最后，科兹洛夫被正式邀请作为造访拉萨的第一位欧洲客人。想到能到未知的藏南地区并有望获得更有趣的发现时，他几乎想同达赖喇嘛一道前去了，他将西藏看作恩师留给他的一份丰厚的遗产。那时，几乎没有一个外国考察队成功地进入西藏，他却幸运地得到了这个机会。然而，哈拉浩特的工作还等着他去做，他极为难过地向达赖喇嘛辞行，然后去追赶自己的队伍。

第二次的发掘工作全面展开，他们无所顾忌地到处挖掘，出乎意料的是在离古城四公里处的一个塔中，发现了整整一库的书，还有多达三百余件的画在粗麻、丝绸、布匹上的佛教绘画，更有大量的金属及木质的佛像，看着这些无价之宝，科兹洛夫说：“我们久久地看着，目不转



睛，它们真是无与伦比。”

两次发掘真可谓硕果累累，他们得到了西夏文物两千余件并悉数将宝物带回，成为多少年来苏联炫耀于世界的珍宝。

科兹洛夫终究没有去成西藏。当他完成了哈拉浩特的发掘报告及本书的写作后，立即着手于拉萨探险的准备工作，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帝俄政府禁止了他的这次出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年届六旬的科兹洛夫的心思再次被朝夕思慕、人迹罕至的雪域高原诱活了。这一次，科兹洛夫得到了政府和苏联地理学会的支持，他亲自到北京办妥了通行证，做好了一切出发的准备。此时，达赖喇嘛为了践约，特派使者将“割符”送往乌兰巴托，这块“割符”系达赖喇嘛亲笔所书，呈锯齿状地一分为二，一半交由科兹洛夫，一半则在通往拉萨山口的卫兵手里，两半对起，即可放行。可惜的是这一切皆是徒劳的。英国对苏联探险队即将进入西藏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至此，科兹洛夫一生的梦想皆被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所粉碎，这对他而言，几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科兹洛夫未能入藏，只好先后在蒙古的肯特山及杭爱山进行考古发掘活动，不曾想这次活动又取得了胜于入藏的成果。他在肯特山的诺音乌拉支脉发现了匈奴首领古墓，墓中竟有中国汉代丝织物，还有一些兼具大夏和安息风格的文物及斯基泰野兽纹之物，显示出古代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盛况。这一发现同哈拉浩特的挖掘一道，被苏联专家指定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